

长篇小说



嵇鸿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郭军工
360

001341888

长篇小说

号 001 字 登 第 (京)

圈

女



中国华侨出版社

贵阳学院图书馆



GYXY1341888

888118100

(京)新登字 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圈女/嵇鸿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
ISBN 7-80074-941-X

I. 圈… II. 嵇… III. 长篇小说—中国—现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4)第 04757 号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朝内大街 130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经销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密云胶印厂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210 千字 10.5 印张
版 次 199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7-80074-941-X/I·364
定 价 9.80 元

目 录

一、面临绝嗣.....	(1)
二、初恋的梦	(15)
三、罪恶的诱惑	(27)
四、一笔特殊交易	(47)
五、蓝田种玉	(59)
六、仙姑的巫术	(69)
七、遗产纷争	(78)
八、人财两得	(90)
九、载归秦淮.....	(102)
十、寄寓在娼门.....	(112)
十一、未见面的恋人.....	(123)

十二、恩将仇报.....	(136)
十三、动荡中的升平.....	(146)
十四、祭鞭.....	(156)
十五、都是苦命人.....	(166)
十六、不是情杀.....	(176)
十七、圈套.....	(188)
十八、人质.....	(198)
十九、血腥的隐情.....	(207)
二十、反击.....	(219)
二十一、逃亡.....	(229)
二十二、节外生枝.....	(239)
二十三、疯妇.....	(249)
二十四、谋杀.....	(260)
二十五、三具尸体.....	(271)
二十六、寻仇.....	(282)
二十七、灭口以后.....	(294)
二十八、太迟的诀别.....	(311)

面临绝嗣

王春成早早起了床。早餐是妻子素云亲手为他准备的四喜面。他吃得有些饱胀，在大厅里来回踱步。

厅前庭院里的两棵木樨正当谢落，一阵阵甜香却依然扑鼻而来。他停步伫立，呆呆地望着从树上簌簌落下来的细细的花瓣，犹如飘着雪花，不禁有些伤感：秋风落花，又是一年！他习惯地用双手搓了搓鼻翼沟，又扩散到两颊，转过身来，抬头看看上方匾额上的三个大字：“饴孙堂”，轻轻地叹了口气。

这匾是他祖父建屋时亲笔手书。“饴孙”两字，原是“含饴弄孙”一语的缩称，本意是指晚年过着清闲的生活，但他大约因为平生只生两个儿子，还嫌不够，指望后辈能子孙满堂；取这个堂名，偏重在“弄孙”两字。这是春成的父亲透露给儿子的，可偏偏春成竟违背了祖父的意愿。

春成十八岁结婚，娶了个比他小四岁的妻子素云。当时父母自然并不指望十四岁的媳妇立即给他们生个孙子，但五年很快过去，素云十九岁，到了成熟期，如同一朵鲜

花已经开足那样可以生儿育女，然而，却依旧信息全无，二老不免心里着急；又是五年过去，仍不见媳妇怀孕，眼见将要断子绝孙，两个老人真有说不出的忧虑和苦闷。可是儿子娶亲是他们一手包办，媳妇又是他们亲手选中；平时媳妇侍候公婆也极为孝顺，谁知道却是个不下蛋的鸡，怪谁去呢？于是郁郁寡欢，竟先后去世。

春成对于宗桃观念可能由于年轻而十分淡薄，如今年龄已近四十，就不能不想到很多问题。难道就这样再过十年二十年么？祖上遗留下来的这些房产怎么办？以后归谁？夫妻俩能不能白头偕老？假如其中一个先去，留下的未亡人便是孤零零的一个，能过得下去么？……这些都可以撇开不想，眼前感到寂寞，确实是有些不大好受，夫妻俩没有很多的新鲜话好说，屋子多，人口少，正房、厢房、后轩都空落落的，百无聊赖，只好去坐茶馆了。假如有个儿子，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别说儿子，哪怕有个女儿，也好伴伴热闹。

春成虽然这样想，却并不因此埋怨妻子。夫妻感情素来很好。素云对丈夫很能体贴，家务安排得妥妥贴贴。虽然雇了个佣工张妈，却只叫她做粗活，一应饮食起居都由自己来操持。这样一位贤妻偏偏在两年前又患了月经失调的病症。经常下体滴漏；请医生诊治，只说气血不和，操劳过甚，需要调理静养；煎服汤药，也没什么效果；渐渐地竟觉得白天都困乏起来。素云本来就长得瘦小，为疾病折腾以后，竟变得形销骨立，黄黄的脸蛋笼上一层灰黝黝

的颜色。春成眼见妻子这副模样，很是怜惜，心里想着，大概生儿育女是没有希望了。这也罢了，但愿夫妻白头偕老吧。今天偶见庭院花落，不免触景伤神。

素云对于春成的心思并非不知道。夫妻养不出孩子，当时社会舆论都认为是妻子的问题。素云自然也以为生孩子总是女人的责任，但她又有什么办法？只是觉得内心负疚，似乎自己嫁了过来就使王家绝了嗣，精神压力很大。自从公公婆婆去世，曾有人为春成续嗣问题操过心，却反因此平添了许多烦恼。

春成有一位堂兄、一位堂弟。堂兄王经宇，屡庆“弄璋”，一连生了五个儿子，很想将其中之一过继给春成，于是叫他妻子张氏对素云来说。当时素云觉得虽然结婚已经十年，自己却只有二十四岁，谁能肯定以后就一定不会生儿子呢，便一口拒绝了。其实王经宇不是担心春成后嗣无人，他关心的只是春成的财产。住房且别说，其他房产还有好几处，城外的地皮遍及半个镇，好多商店是租地造屋，若干年以后就得连地带屋归还。而经宇一家七口却龟缩在弄底一间矮平房内。他经常怨恨老父生前好赌，把房产全都输光，如今自己在布店当个伙计，养活妻儿也十分勉强。他满望将儿子嗣给春成以后，所有财产将归属于他王经宇，一切困难便都解决了。张氏对丈夫的这个主意非常佩服，兴冲冲地去同素云说，却碰了一鼻子灰，不免恼羞成怒，回去便在丈夫面前挑拨。王经宇自然十分恼火，后来竟发展到不相往来。

春成的堂弟王纬宇便是经宇的胞弟，现任小学教员。这一对同胞兄弟长相各异，经宇是个瘦长条子，纬宇却是矮胖个儿。但纬宇娶的妻子极好，虽然貌不惊人，是个冬瓜型的女人，却善于持家，短短几年，竟在隔河买了块地造了所平房，一子一女，生活过得挺美。说也奇怪，夫妻俩平常倒和春成家来往，和胞兄弟却并不亲热。这样，那张氏就十分忌妒，说纬宇是拍王春成家的马屁，觊觎他家的钱财，自然也很埋怨王春成夫妇：同是堂兄堂弟，不该一冷一热，两样对待。那次为了过继问题遭到素云拒绝以后，就更加怀恨在心，背后咒骂王春成绝子绝孙。

拒绝张氏会引起这样的反应，素云丝毫也没料到。这样又是几年过去，心里才有些着急起来。于是在与街坊邻居闲谈时就不免流露出这种心情。

一次，卖丝线的老婆子汤西施来串门，素云买了两股丝线，在厢房里和她坐着闲聊，无意中又吐露了心事。

这汤西施其实并不姓汤。她丈夫生前在观前街设摊卖牛肉汤，当年她年纪轻，每天涂脂抹粉帮丈夫在摊上张罗，颇能吸引顾客，人称牛肉汤西施，叫顺了口，便称汤西施。她能说会道，惯会穿针引线，后来就专干搭桥拉皮条的勾当。年事稍长，又学会一套装神弄鬼的手段，借着贩卖丝线的名义，走门串户，干些不正当的营生，骗取钱财。

当时张妈递上茶来。汤西施喝了一口，瞧着素云的脸道：

“少奶，你有这么大的福气，该多保重身体才是。”

素云皱皱眉，说道：“还说福气！没有儿子，说得上什么福气？”她轻轻叹了口气。

“少奶，过继一个，解解寂寞也好。”

素云微微摇头：“过继，毕竟是人家的。”

“对，对，少奶说得对极了，我是最反对过继的。”汤西施头脑灵活，见风使舵，“少奶，我倒有个办法，灵得很，几个月里就保你有喜。”

“汤西施，你别寻我开心！你的办法果真灵，你早就该对我说了。”

汤西施赶紧申辩道：“啊哟少奶，这种事别人不说，我怎么好先去介绍？弄不好会挨耳光的。”

素云道：“有这样严重？究竟是什么好办法，你先说给我听。”

汤西施挤了挤眼，显出一种神秘的神色，然后在素云耳边悄悄地说了一通，最后道：“少奶，你不妨试一试，我打包票！”

素云听着，早就两颊红到耳根，心头卜卜乱跳，说道：“有这种事？你别瞎说，怪难为情的！”

“骗你不是人！”汤西施一本正经，“这种事别人又不知道，难为情什么？东西我下次带来。”

赶第二天中午，汤西施就来了。素云自然免不了请她吃饭，饭后把她让到厢房坐下。沏了茶，张妈走开。汤西施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拆开两重纸，见是一张二寸照片。

“你先瞧瞧，”汤西施诡谲地一笑，递了过去，“将这玩

意儿缝在少爷的枕头里，让他夜夜枕着。”

素云拿在手里，睁眼瞧，不觉满脸通红。照片上是一对光着身子搂抱的男女。这玩意儿她生平第一次看到，不知道汤西施是怎么弄来的；一时心绪纷乱，说不出是羞、是喜、是恼，竟不知说什么好。

汤西施道：“少奶，缝在枕头里以后，你就……”她又在素云耳边悄悄说了一阵，传授机宜。素云笑骂道：

“你这该死的，怎么说得出口！”

“我说不出口，少奶可怎么能做得出来？”汤西施笑道，“好了，好了，我算尽到了力，接下来要看你少奶的本事了。”笑了一阵，忽然煞住，说：“少奶，这个宝贝弄到手可不容易，我给垫付了五块袁大头，少奶的大面子嘛，我怎么能多赚你一个铜板呢。”

这老婆子同各号人物厮混，满肚子歪门邪道。这张春宫照片本是从一个跑单帮的老家伙那里抢来的，却白白骗到五块光洋。素云被敲了一榔头，还庆幸遇上了好人。当时欢欢喜喜送走汤西施，趁春成还没回来，便立刻动手，如法炮制，将那玩意儿缝入枕头。

素云本是个安守本分的女人，却被汤西施挑逗得心神荡漾，时时想起那枕头里的玩意儿。当夜和春成熄灯就寝，竟曲意迎奉，打起主动仗来。谁知春成生来就不是个健全的男子汉，开始时倒兴致勃勃，没多久便一蹶不振。素云难得有这样的豪兴，满以为今夜丈夫必然与往常不同，想不到仍一如既往，不免败兴。其实，不能生育的正是春成，

素云却多年来一直背着这只黑锅而并不自知。

几个月过去了，转眼已经入冬，汤西施的方法自然没有奏效。那天汤西施又来，素云嗔怪道：

“你的法子灵什么！吹牛罢了！”

这老婆子却回得妙：“少奶你别多心，妙方医得了病，可医不了命。”她眼神盯住素云黄瘦的脸，“命里注定没有子息，这就没有办法了；现在倒有另一个好主意，要看你少奶有没有器量……”她有意停住不说。

“别卖关子，快说给我听听。”素云焦躁起来。

“给少爷讨个小，生个大胖儿子……”汤西施还没说完，就被素云打断：

“你说什么！”

“别急，别急，”汤西施道，“生了儿子，断了奶，少奶辛苦些，由你自己来带，儿子不就成了你的？少爷也会感你的恩哩！”

素云听了，一时无言以对，心里思忖：可不是？有了儿子，这可是春成的亲骨肉！为丈夫讨小，是做妻子的贤德，春成怎么会不感激呢！想着，微微点头：怎么我一向就没想到呢？

汤西施早就看出素云心里在想什么，暗忖又可坐钓大鱼了。又闲扯一会，便告辞出来。

当夜，春成解衣上床。素云坐在床沿，面带微笑，眼神望着春成，伸手去抚他额上的皱纹，说道：

“年纪不饶人啊！春成，我真对你不起，没有给你生个儿子。”

她收起笑。春成不难看出，她的眼睛里充满着忧虑。

“这，这是，是什么话！”春成勉强笑道，“俗，俗话说，无，无男无女活，活神仙，我，我们两个不，不就是活神，神仙吗？”由于口吃，说得十分费力，但却掩盖了他内心的凄凉。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素云还是笑着，“应该怪我不争气，养不出；不过，我最近想了很久，有个主意，不知道……”说没说完，被春成探身一把搂在怀里。

“养，养不出，我，我不，不信！”春成一面为素云解旗袍钮子，一面涎着脸说，“现，现在我，我们就再，再来试试，要得，得法的话，说，说不定就有了呢！”

素云一任春成所为，卸脱棉旗袍，坐上床去，笑着说：“我想给你讨个小……”

“什，什么？”春成停下手脚，怕没听得真切，紧接着问了一句。

“给你讨小老婆。”素云盯住她。

“你拿，拿我开，开心！”

“正正经经，不拿你开心。”

春成心里乐，却忍住不让暴露，犹恐素云不是真心实意，因又试探着问：“我，我有，有了小，你，你不不怕冷落？你，你，不不妒忌？”

“我不妒忌，妒忌就不会给你娶小老婆，”素云道，“至于冷落么，那是你的事，况且，我倒喜爱清静，一个人睡觉，安安静静有什么不好？”